

續  
文  
獻  
通  
考

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草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  
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畧肆侵噬花當則  
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  
叅將陳軋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大學士  
丘濬以爲狼子野心獷不可制欲于畿內增建四府以  
屯重兵是亦一策也 嘉靖戊午兵部郎中唐順之奉  
命查邊兵上疏云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必聞  
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觀 文皇帝出塞皆因三  
衛爲前鋒所謂以夷攻夷是以所向如意而 文皇帝  
亦豈金帛厚犒之至于 累朝亦儘爲不侵不叛之臣  
每用北虜之馬以獻而時時爲中國陰詞北虜 累朝

亦豐金帛厚犒之後來邊臣與之力爭一馬一紵之利  
以失其心是以寇盜竊發至于攻城堡殺參將而邊臣  
又不分逆順往往撲殺誘殺之是以激而導北虜殘中  
國皆邊臣不知大計不識 祖宗鸞糜畜養之深意激  
之變生以馴致此極也由此言之北虜得三衛則足以  
蔽中國之耳目而資其嚮導以窺中國中國得三衛則  
足以牽北虜之嚮導而更爲中國陰調北虜蠢茲小醜  
宜無足論而邊境安危之機亦畧可見矣 陛下于貢  
馬常賜之外歲發三萬兩與薊鎮爲撫夷費此 聖明  
并包夷夏神謨英畧同 成祖者 今三衛雖資北  
結婿之勢而亦戀中國歲資之利雖或被曾而

虜以攻爲蝥賊亦每效順而逆哨中國以私求貨賄雖  
或利北虜之內侵而拾其棄餘亦殊苦北虜之經過而  
殘其部落所謂赤子蝻蛇勢未有定且我之邊備纖悉  
必知而北虜信使無日不至三衛每夜不收到三衛酋  
帳中無一次不見北虜使在其間此其事誠不可不深  
長思也誠使督撫諸臣震兵威以奪其志捐財帛以結  
其心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使之以夷攻夷亦可  
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賊嚮導此在邊臣知大計者方  
畧何如耳御得其道徂詐作使此之謂也又臣竊見始  
者北虜寇秋今寇春以至無時不寇往年之寬佃谷三  
月則寇前年之黑谷關正月則寇去年之流河口三月

則又寇嘗竊怪之以爲北虜在沙漠之外又春月馬弱之時縱是疾馳不應至此及至薊鎮始得其說蓋把都兒打來孫二虜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遼前間馬路不八九日而至墻下而屬夷一二不逞者又爲之偵候嚮導是以遼之前屯薊之灤東其患日尋而不悉也夫中國之與夷狄辟如大家與盜賊爲隣不慮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河流寬甸之失可鑑也合今督撫諸臣羣議何計可以斷備夷北虜之交何計可以隔遠北虜使不得非時入寇務求長算毋使目前庶邊境有金城之安而免于無時不備之困也

東勝

東勝衛在豐州之境洪武間置東勝左右衛命將統兵鎮之與大同降城等處相望洪武辛巳冬議者謂孤遠難守遂改左衛立于永平右衛立于遵化縣而東勝以墟

內三關

在北直隸

內三關燕趙之境山後諸州地也左薊鎮右宣府枕奠皇都是謂直隸三關曰居庸關隸薊州提督曰紫荆關曰倒馬關隸保定提督欽差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一員駐保定欽差巡按居庸等三關御史一員駐京師都指揮一員守備一員駐居庸又紫荆守備一員倒

馬守備一員白洋口守備一員浮圖峪守備一員居庸  
關馬步官軍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  
六十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承稔米三  
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東路撞道口等口一十三  
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  
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白洋口堡一馬步官軍五  
百八十一員名馬六十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西路栢峪  
等口三十七共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長峪城馬  
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紫荆關馬步官軍共五千八  
百八十六員名子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  
匹馱鎗馬八十四匹外一會自東而西河沿等口五十二共

馬步官軍一千三十七名內一會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共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三名浮圖峪口馬步官軍四十三名馬八十四匹倒馬關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十三名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四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共馬步官軍四百九十七名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四十一名插箭嶺口常守官軍三百名 鄭端簡公云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進遞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拒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去居庸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卽札八兒導元



兵趨南口者紫金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  
連真定保定大名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  
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  
淮

外三關

卽山西三關

外三關者一曰鴈門一曰寧武一曰偏頭繞山西太原之  
境而拱大同欽差提督三關兼巡撫山西都御史一員  
駐太原府防秋移代州兵備副使一員駐代州鎮守山  
西兼提督三關副總兵一員駐寧武又代州叅將一員  
偏頭叅將一員北樓口遊擊一員老營堡遊擊將軍一  
員鴈門守備一員寧武守備一員偏頭守備一員廣武

守備一員平明守備一員利民守備一員老營守備一員神池守備一員馬步官軍共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七名子粒米六千二百二十七石徵解邊銀三十八萬餘兩新增歲用銀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兩料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四十石馬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三匹草五十八萬九十餘束 鄭端簡公云鴈門三關東起代郡外斷虜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葦藜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百里外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

邏夫糧戈戍卒荷戟守吏辨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  
立正德以後商者入賂逋者奸闌廢鑿缺斤左右環立  
不問誰何況覈符契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  
兵器而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險哉 河南許論謂  
三關俱稱要害而偏頭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  
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  
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  
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己巳之變大  
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七千人今在鎮城止供薪水  
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  
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革除可矣

洮州三鎮

三鎮卽納鄰七站之地西蕃寇門也洪武己未春始城洮州壬戌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已而沐英請設建城堡命官守禦從之遂分其地爲三鎮云曰洮州鎮是設洮州衛高樓等關凡五楊昇等寨凡二濟洮等堡凡二十四監收通判一員叅將一員東西南北四路各總巡指揮一員把總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全防守官一十八員以駐各寨堡馬步官軍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新舊召選舍人土兵民夫八百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六石零草五萬八千七百五十九東民屯糧三千九百四十九石傘布八

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斤永樂九年又置洮州茶馬  
司火把藏思曩曰諸族歲納馬三千零五十匹曰岷  
州鎮是設岷州衛領紅堆等四十一寨堡所二曰階州  
領水磴峪等十一堡曰文縣領陰平等十二寨曰西固  
領沙川橋等十三寨共寨六十九堡八衛邊副使一員  
駐岷州守備三員一岷州一階州一西固總巡千戶五  
員二階州三文縣東西南三路各總巡指揮一員把總  
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操首領官全防守領官十  
七員以駐各寨堡馬步官軍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名  
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  
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

民屯糧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四石零布三萬七千七百  
五十一疋棉花一千三百二十二斤草二萬三千一百  
九十束 曰河州鎮是設河州衛洪武初置河州衛尋  
改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  
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所一  
曰歸德又積石等關凡二十四大通河等堡凡三馬步  
官軍九千二百一十七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  
十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千  
六百八十石軍單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屯糧  
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百七十七  
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銀二千一十二

兩五錢夫 國家邊計西北重矣更涉西南是謂蕃族  
界于西川雲南之境卽非北虜之爲害抑彼風氣殊而  
人異類則亦無忌備焉爰設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隸四轄小河守禦所一龍州宣撫司一及八郎安撫司  
麻兒匪安撫司芒兒者安撫司阿角寒安撫司又長官  
司曰牟力結曰蠟地曰白馬洞曰山洞曰阿昔洞曰北  
定曰麥匪曰者多曰班班曰祈會曰勒都曰包藏曰阿  
者曰襄兒曰阿用曰潘幹寨曰占藏先結凡十七提督  
指揮十五員領堡曰東勝曰熊旗曰紅花曰谷粟曰高  
屯曰羊裕曰塘舍曰譚廂曰猓獵九九一領關曰蒲江  
曰北定曰歸化堡曰艾高曰鎮革曰小屯凡六一領關

曰新塘曰安化曰西寧凡三一領堡曰平定曰靖夷曰  
鎮番曰鎮平曰金瓶曰平夷凡六一領關曰望山曰雪  
棚曰風洞堡曰松林曰三舍曰鎮遠曰小關曰松丫曰  
三路曰師家曰四整凡十一以上俱轄一領堡曰峯厓  
曰葉堂曰馬營曰水進曰鎮夷曰鉄龍凡六一領關曰  
曲山曰小堤曰唯水堡曰播鼓曰后庄曰香溪曰疊溪  
曰面溪曰三江曰靈就曰柅槽曰馬尾曰白水曰龍蟬  
凡十五一領關曰大方堡曰徐平曰觀子曰平通曰大  
印曰茅堆曰山茅曰徐塘凡八十一領關曰石板曰上雄  
堡曰填底曰石泉曰白印曰青岡曰石泉城凡八十一  
領堡曰平番曰奠酒堙曰赤土凡三以上俱轄一領堡



曰永鎮曰大坪曰普安曰新橋曰漢關曰疊溪城曰馬路小關曰新堡凡九一領關曰徹底曰鎮夷曰保子堡曰灌縣曰保縣曰新安曰乾溪曰坭州曰文川凡九一領關曰七星堡曰石鼓曰鴈門曰青坡墩曰黎園曰遷喬曰白水曰鹽魁曰墩遠曰四顧曰羊毛曰五里凡九一領堡曰土地曰鎮夷曰關子曰神溪曰土門曰桃坪凡六一領關曰實大堡曰穆肅曰長寧曰松溪曰韓胡曰長安曰椒園曰鎮戎凡八

以上俱轄古參將

茂州衛隸都

司轄疊溪守禦所一威州守禦所一及長寧安撫司靜

州長官司隴木頭長官司岳溪蓬長官司疊溪長官司

營郎長官司計兵食則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

一千八百五十九頃七十畝零主客官軍各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四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餘原額鹽額銀七萬八千四兩九錢餘茂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主客官軍名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二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安綿霸底石泉四路各官軍六千四百五十二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又四川行都司領建昌等六衛七關五十四堡雖設里六十有七乃禦西之保障也又內之麻陽則鎮溪叛苗二十洞算子坪叛苗二十七洞 國初歸順爰設

鎮溪草子坪諸寨隸湖廣銅仁平頭諸司隸貴州各有  
次降印信及納糧地土兼以土漢衙門參錯相制顧竹  
筭叢生徑路迂迴黨與盤據出沒爲患宣德七年總兵  
蕭綬勦平之六十餘年無患正德七年都御史周南再  
勦平之二十餘年無患後因永保酉竹諸司各利土地  
遂爾連兵構禍嘉靖十五年龍求兒之亂該壤之民毒  
矣尋以都御史萬鏗平之 廖道南曰我 皇祖肇平  
南土卽設永順保靖于湖設酉陽于川而施夔貴竹各  
有安撫宣撫及長官諸司兼收並蓄納汗包荒治之以  
不治而已比年以來守臣以經畧爲空談土官以構爭  
爲上策債帥擁虛位而殖利戍卒鮮長枝而寡謀以致

苗酋煽虐積寇窮兇官不久任職無兼制兵不死守人無固志故也臣以爲割地不若建官處其要害擇一全才如漢之虞詡唐之李德裕久其任而不遷責其成而永守若邠襄之兼蜀汀贛之兼閩以制永保酉竹諸司以控蠻獠猺獞諸夷兵法曰我制人而不制于是或一道也又內之虔鎮有大帽九連三洲諸險賊倚爲巢雖夾四省而時有呼吸之變自昔王守仁亦著績焉有欽差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都御史一員以隄防之江西湖廣廣東福建各設兵備副使以協制之稍踈其守未必無可憂矣君子曰外寧必有內憂故不忘戰安內亦以攘外故不忘守苟徒虞大敵之在望而不警奸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二五七十一

細之爲蠹詎云太平之福也與哉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東夷

高麗

高麗卽古朝鮮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與遼相爲終始二百餘年遼太祖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劔聖宗統和中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國鴨綠江東地數百里賜之十三年遣使冊治爲王十四年王治表乞婚以蕭恒德女下嫁十五年治薨詔其姪誦權知國事十六年遣使冊誦爲王二十八年誦爲西京

畱守康肇所弑擅立誦從兄詢聖宗自將伐高麗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大軍渡鴨綠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等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以政事舍人馬保祐爲開京畱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畱守保祐等赴京守將卓思正殺我使者保祐等復還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遇敵于京西敗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開泰二年詢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詢奉表稱病詔復取六州之地爲都統樞密四年以世良虛烈總兵伐高麗不克師還七年復伐高麗我軍不利八年遣郎君昌不呂等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詢遣使乞貢方

物九年資忠還以詢降未進穆詢昇太平元年詢薨遣使來報嗣位卽遣使册王欽爲王十五年欽薨遣使來告册其子徽爲上道宗四年王徽請賜鴨綠江地不許穆薨以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勳尋薨大安元年册勳子運爲國王十年運薨子昱遣使告哀王昱病命其子顯權知國事昇薨六年封顯爲三韓國公乾統五年三韓國公顯薨子侯遣使來告卽封侯爲三韓國公贈其父顯爲國王因遣使來謝

金始居黑水靺鞨本服屬于高麗後不相通穆宗時高麗有善醫者醫宗戚疾愈穆宗送之歸國醫者歸語高麗人以女直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年穀屢豐高麗王乃通



使于女直太祖既克遼黃龍府將攻保州高麗遣使來  
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保  
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四年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  
詔答之六年楷薨子覲立十年王覲弟翼陽公皓廢覲  
自立十一年王皓以讓國奏告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  
詳問王覲吏部侍郎靖爲宣問使靖至高麗竟不得見  
覲乃以詔授皓轉取覲表附奏其言與前表相同靖還  
皓尋遣使請討十二年三月賜封冊章宗承安三年皓  
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暉是歲皓薨暉立王暉薨子赫  
立至寧元年八月王赫薨子曠嗣

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竄入其國據之

十三年討滅六哥請輸貢賦於元太宗三年得其國降人洪福源因招其主王瞰瞰請和遂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叛入海島尋上表陳情朝貢不絕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凡四命將征之世祖中統元年瞰卒立子倂爲王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有六倂後改名植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後國人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浥植尋復位植卒子朮立朮尚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朮卒子源立尚寶塔實憐公主源卒子燾立卽公主所生也其山有名慈悲嶺者元嘗於此畫爲界初置征東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二司一勸課使五嶽中征東行省罷 至治中復立令高麗國王爲左丞

相 至元十八年王賸言本國置站凡四十民畜凋耗併爲二十路三十年沿海立水驛自耽羅至鴨綠江并揚州海口凡三十所其所設道府有 瀋陽等路高麗軍民總管府 耽羅軍民總管府 征東招討司 慶尚州道 全羅州道 各道勸農使 東界交州道 忠清州道 西海道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秬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凡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硃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鷄貂狗海豹皮八梢魚昆布秬黍燕

榛松人參挾苓

皇明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顥上表賀 卽位遣符寶

郎僕斯 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并

賜王母妃相國諸部臣文幣五年王顥遣其禮部尚

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溫表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恃其

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畱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迤

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賜璽書言暹羅隸爾

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連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

兵便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

諭意顥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上令

賀正旦使金湑及仁裕偕還 賜王藥餌又 諭中書

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客答里往 諭朕意今  
一歲迭至因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徃使洪師範歸國  
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  
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  
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  
布十疋足矣丞相其以朕意 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  
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咨 諭之十六年遣使  
張伯崔泊來貢以違 命却之令禮部諭王十七年  
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十八年國人立王禡爲王禡貢布  
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禡爲高麗國王 賜其故王顯

謚恭愍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  
劫囚禍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朝貢是年仁人  
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二十四年  
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朝明年正月 詔位尚書下  
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闍人二百二十五年成桂囚  
瑤及奭於其私第自主國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  
以其國都評議司奏至奏言恭愍王薨無嗣李仁人以  
他人子禍主國事昏暴好殺謀侵遼東大將李成桂力  
阻乃已禍自知負罪遜位於子昌國人弗順啓恭愍王  
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  
昏迷信讒其子奭亦癡騃縱酒色與禍黨玄禹實等謀

復禍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曲附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閻等今年七月國中臣民以安妃之命退瑤於私第擇子宗親無可立者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 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不可據信令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且徙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 詔更號朝鮮且遣使請印誥

上覽表恠且不遜詰使者使者言表鄭集撰 上盡

却方物索集且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二十七年 令遼東絕朝鮮二十九年請印誥不許三十一年府部請發兵討朝鮮不許且老請子芳遠嗣且卒謚康獻永樂

元年 賜金印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列女傳春秋金道  
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書十七年芳遠老請子徇嗣芳  
遠卒謚恭定宣德初 賜祠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  
綱目五年徇遣使獻海青鷹使還 賜王磁噐諭徇王  
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自後 聖  
旦元旦皆使朝貢王請封慶弔謝使來無常期 朝廷  
有大政頒 詔其國及王請嗣封皆遣使正統間 賜  
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景泰元年徇卒命  
子珣嗣珣卒 賜謚恭順命子弘瞻襲叔瑑以讓位請  
七年封瑑瑑卒昞嗣昞卒婁立正德元年婁卒謚康靖  
子儻立踰年而世子顛卒儻病風遜其弟普城君澤正



德二年封懌以國王體統行事十五年封子崐爲世子  
嘉靖二十四年崐立未踰年卒二十四年崐弟崐立三  
十六年封長子顓清爲世子崐疏乞改 大明會典中  
所載成桂篡逆事從之蓋成桂非仁人子乃仁人黨也  
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其國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  
本穢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卞  
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  
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  
統郡府州縣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  
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倍多平安咸  
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士卒精強東西南瀕海北

隣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道郡  
府州縣詳後

京畿道統楊根豐德水城三府漢城開城長湍三郡楊  
州廣州潤州果州驪州谷州坡州七州交河三登土  
山三縣

江源道統忤城通川松岳高城平海寧越旌善七郡襄  
陽江陵三陟淮陽鐵原五府原州江州槐州溟州四  
州平康安昌烈山麒麟酒泉丹城蹄麟蔚珍瑞和歙  
谷十縣

黃海道統遂安延安平鄆三郡平山瑞興承天三府黃  
州海州白州仁州愛州五州安岳三和龍岡愛州咸

從江西

已上五縣俱屬黃州

牛峯文化長淵八縣

全羅道統靈巖古阜珍島三郡全州南原二府羅州濟州光州昂州四州萬項茂長鎮安扶安全渠康津興德黃成樂安昌平濟南會寧大江臨波古阜南陽富順扶寧麻仁緒城海南神云移安二十三縣

慶尚道統蔚山咸陽熊川陝川永川梁山清道七郡金海善山寧海密陽安東昌原大府泗州慶州尚州晉州蔚州五州清河東萊義城義興聞慶巨濟昌寧三嘉安陰昌原山陰高靈守城一十二縣

忠清道統清風溫陽天安林川四郡忠州稔州興州清州靖州禮州公州幸州洪州九州永春扶餘保寧報恩

石城連山燕岐七縣

咸境道統端川蜀莫寧遠三郡咸興鏡城永興惠州安  
邊五府延州德州開州利城蘇州合州會寧燕州隋  
州九縣

平安道統嘉山那山价川熙川云興宣州江界慈山龍  
川九郡平壤成川見仁寧邊定遠江東合蘭昌城廣  
利九府安州靈州定州青州鐵州平州撫州常州義  
州宿州鋼州渭州朔州銀州買州昇州一十六州德  
川孟山陽德中和泰川江東六縣

按本國金山地方去日本對馬島僅一日程相傳舊屬  
日本爲大海限隔棄于朝鮮先是日本以歲侵借朝鮮

谷萬斛朝鮮令人往索日本乃以釜山地爲言朝鮮使者曰我鴨綠江北有朝鮮地因三道江阻絕久爲大唐所有大唐補本朝汝能助我復此地則金山亦可歸也日本人以爲然朝鮮王賧及其臣方娛情詩酒了不介意

萬曆辛卯日本關白平秀吉果遣將行長清正領兵至朝鮮未及至京而王賧遁走一國爲墟遂遣人上表請援上命重臣提兵往救踰年相持不退兵部尚書石星輕聽徒流沈惟敬言加遊擊銜往諭日本罷兵惟敬陰許議和且許復寧波貢道事泄擒惟敬下獄與星偕擬重典愈益調兵增餉費至百萬彼此互有勝負敵衆盤據金山蓋屋治田爲久畱計戊戌七月平秀吉病卒

彼國多事敵兵盡數撤歸我兵量畱付經畧使者統領  
鎮守噫朝鮮殘破固其自取而疲中國以捍外藩豈誠  
勢有不容已耶

耽羅

耽羅高羅與國也世祖旣臣高麗以耽羅爲南宋日本衝  
要亦甚注意乃於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卽其地立耽羅  
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  
赤總管府又改爲軍民安撫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  
匹初隸元至元三十一年高麗王以爲言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卽古倭奴國其地在中國之正東偏北東西南北各

數千里西南皆至海東北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不慮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烏國曰已百支國曰尹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爲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倭王境界所

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  
一二萬風俗物產詳見貴與考中 宋雍熙後朝貢不  
絕 遼時亦來貢 元世祖之至元元年以高麗人趙  
彝等言日本可通擇可使者屢持書招諭不至大德間  
黑忽殷趙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  
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爲舟  
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  
洪茶丘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  
罕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至五龍山下全師盡殲二  
十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征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  
兵遂罷往日本人竟不至忻都軍旣還其國遣南人持



金來易錢亦聽之成宗卽祚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一山附商舶往使而已

皇明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三年寇

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

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

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 聖主威德

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 中國顧蒙古戎狄蒞

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誅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

國也旣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

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

亦曰 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爾

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  
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 五年 上諭劉基曰東夷尚  
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  
良懷欲畱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  
澉浦温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  
海上諸郡 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  
萊 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  
遣僧貢馬茶布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  
省移文責王 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  
謝罪 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曰良懷不  
誠 詔責之 十二年求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

番寺 十三年遣使 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

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佛

寺 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

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 十五年歸廷用又

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

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

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 十六年寇金鄉平

陽 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

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

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規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

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採福建漳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 二十六年寇金鄉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八月又勅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防倭 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蒸死 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 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付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 上喜

厚賜之尋 命僉都御史俞士吉 賜王印誥勅封爲

日本國王 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爲

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

各島人掠我海上 九年寇盤石 十五年寇松門金

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

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蓋都督劉榮總兵

守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之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

山島傳烽杳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塌賊數千人分

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塌入櫻桃園榮合兵

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倭八百五十七召榮

至京封庶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 二十年寇象山劫

方國珍據温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通泰諸郡皆  
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强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  
以故 洪武中倭數掠海上 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  
增戍又 命南雍侯趙庸招番戶島人漁丁賈豎蓋自  
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  
惡少皆得衣食於縣官 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連賊  
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  
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遠夷金寶之饒夷人來  
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  
廣寧之捷禍未已也 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  
不奉我約束 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百刀劍毋過

三十否不受 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 八年源道義卒 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蒲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卽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 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刺視中否爲賊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

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  
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埃脩戰艦合兵分番屯驅  
海上寇盜稍息 七年來貢 十一年寇海寧乍浦  
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於朝  
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  
可許 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 弘治八年壽叟來貢  
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  
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  
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効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  
等來貢 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  
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



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  
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  
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  
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  
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  
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  
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  
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  
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  
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

以通華夷之情還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  
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  
奸豪外交內詞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  
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  
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  
泊近島遣人坐索久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  
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據近島  
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是時及官府出兵輒齎  
糧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  
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償我何以復倭  
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盡據海洋不肯去近

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奸細爲之鄉道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且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注丑峯徐碧溪毛海峯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卽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焚劫莫敢誰何浙東大壞 二十五年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蕪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統清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

上章鑄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  
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統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  
言官卽訊甘心煅煉必欲殺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  
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  
察司獄於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三十一  
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  
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  
叅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  
忬經畧未幾羣賊踵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  
勢益猖獗 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  
逸去羣寇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

松楊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部兵往來海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忤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鏗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霏霽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戮污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忤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

忬薦鏗起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  
閩人故忌鏗劾鏗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鏗

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  
用盧鏗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  
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  
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  
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  
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天寵逮詔獄論死西  
帀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  
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  
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

蔽以敗爲功以功爲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茶  
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  
稅糧截留漕粟扣除帑帑請給鹽課迫脇富民釋脫凶  
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  
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湖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  
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  
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汪直浙  
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温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  
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鏗代之賴朝廷 聖明大  
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  
郎唐順之代逋福建巡撫王訥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

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卽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廢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未幾宗憲亦被論逮獄識者冤之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徃徃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三人參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總督胡宗憲



用計款賊幸而渠魁授首兇焰頓衰 癸亥年漳泉賊徒勾引生倭入寇仙遊等處巡撫譚綸調義烏兵由水路擊破之賊遂歛息至 萬曆丙申寇朝鮮 本朝特設經畧重臣及道府多官往援費至百萬至戊戌歲倭衆引還詳見朝鮮下 本國所部各道州郡開後

畿內

領山城太和河內和泉嶺津五州 共五十三郡

畿外設七道

東海道

領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摩武藏安

房上總常陸十四州 共一百十六郡

西海道

領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太

隅薩摩九州 共九十三郡

南海道

領伊紀伊土佐六州 共四十八郡

北陸道

領若佐越前越中越後加賀能登佐渡七州 共三十郡

東山道

領近江美濃飛騨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 共一百一十二郡

山陽道

領攝摩美

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

山陰道

領丹波丹後  
恒馬因備伯

長門八州 共六十九郡

者出雲石見隱岐

海曲島三 伊岐 對馬

州 共五十二郡

多藝各統 驛九四百 貢道寧波定海關收船設

二郡 一十四 市舶提舉司官二

貢期十年一次永樂二年欽定

貢例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遺例以寇論

按倭國在海東南其地分五畿七道最爲雄長居邪馬  
臺王自桓泰伯後歷漢以來皆朝貢唐咸亨年間惡倭  
名更號爲日本其人嗜酒信巫輕生好殺性貪譎以劫  
掠爲生兵刃極犀利裸身赴關慣舞雙刀輕儼跳躍能  
以寡勝衆至劫管設伏華人輒墮其術其俗飲食常用

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束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髻長曳地男女冶容者黑其齒會時蹲坐爲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人喜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也富貴家用茶未僧徒習佛經者知漢字男女服染青質白紋男衣過膝而止其城池附在山城蓋築四座各聚快樂院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闊二十餘丈內蓋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睡房百餘間管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其國有天子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國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

強弱更替不常有官名關白者卽丞相職代相更替專  
國政兵馬國中平原橘藤四姓爲日本巨族互相竊據  
爲國王天王子娶於其族國王子娶諸大臣家刑無管  
杖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爲之長于步戰怯于  
水陣精于刀法鳥銃而疎鎗弓大舟每駕櫓三十六枝  
次三十枝又次二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閩船者其民  
有犯罪者不論輕重犯賊者不論多寡卽時殺之平秀  
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壬辰入寇高麗將天王二  
十九年改爲文祿元年吉自爲大閣王以關白與養子  
孫七郎秀吉自稱大閣猶言國王也每年元旦率大臣  
一謁天王他時並不相接時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

要路驕奢淫虐道路劓目原賴朝竄伊豆州起兵據關  
東乘勝逐平氏平氏仍據築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  
連年相攻殺賴朝之孫爲原家康亦歸服于平秀吉秀  
吉乃平氏家奴初以販魚醉卧樹下適舊關白信長出  
獵欲殺之復以吉舌辯畱之養馬改名森吉因助信長  
計奪二十餘州信長加獎田地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  
支者得罪信長吉統兵掩殺之乘勝遂占關白今信長  
第三子尚在吉部下後關白計取六十六州分爲二關  
東號曰相板關西號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隻二月  
悉至千丈溪點濟選兵自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善機  
詐者雖年七十亦用之其所奪六十六州必質其子弟

各州實非心服乃威計所迫耳釜山至對馬島卽今平  
秀吉擁大兵駐劄處此地昔爲荒蕪萬曆二十一年  
七月秀吉始開闢構城郭宮殿疆里其土人煙輳集風  
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可至天津衛七八日可至  
登萊但登萊等處海中多礁石不使行舟耳倭之始通  
中國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卒自溫州  
寧波以入東北風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南  
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  
浙其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  
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  
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

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彭明島分舶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猗洋入金塘蛟門則犯象山奉化由東西而入湖頭則犯昌國入石浦關則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島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

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漚犯太倉或過  
南沙而人大江過茶山入瞭角觜犯瓜儀當鎮等若在  
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  
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  
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  
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  
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  
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  
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  
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  
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



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竺後博多日向攝摩津  
州伊紀等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  
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  
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  
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  
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今惟豐後強  
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  
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俊王別號也 國初懲倭之詐  
緣海備禦歲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  
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  
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其

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  
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  
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  
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  
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  
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  
舟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  
戶鎮撫總以闡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  
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  
用遂別募以克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  
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

故中外爭言鄉兵似矣然徇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是荷鋤秉耜穡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縣司軍壯乃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畱舊募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此目前備禦之長策也 萬曆二十一年平秀吉遣將平行長及清正等率眾入寇朝鮮直抵王京朝鮮王道走遣官告急于 朝遂命經畧使往緩王京壁蹄二戰互有勝負其眾退據釜山蓋屋耕田爲久駐計幸平秀吉于戊戌七月病故賊眾撤回然中國調兵轉

漕費至百萬而朝鮮亦殘破非故物矣是年九月二十  
七日浙江道御史楊紹程等奏頃者東征師久無功經  
畧宋應昌乃申明講貢始末微功塞責該兵部覆議寢  
其通貢止以封號一節待闕自具表至日轉奏臣等竊  
觀自古有天下者四夷賓服則有封有貢然皆畏威懷  
德願爲外藩而非輕許之者也倭奴素稱狡詐考之  
太祖時屢却其貢慮至深遠永樂間雖或一朝貢漸不  
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  
禍更慘豈非封貢之爲厲階耶昨歲倭陷朝鮮 皇上  
睠然東顧命將出師特遣應昌經畧其事蓋欲其聲罪  
致討非令其議封貢已也卽今曠日持久不聞有斬馘

之功而始終倡爲貢議僥倖目前以圖了事 皇上不允其請蓋明見萬里深欲杜釁防微之意不謂當事者忽易而爲請封之說夫倭奴駕鷲其不以空名受我約束一恒人能辨之如已加封稱爲屬國無論他日外藩諸國假朝鮮之例爲請何辭以拒卽旦夕故爲恭謹奉表請封之後遣使稱謝恐終不能閉關絕之而 中國之釁滋啓矣故絕其封乃所以絕其貢縱使戎心未厭禍可言也 國家北有達虜邊患時時有之然所恃無虞者以不忘戰備之故自款市後何嘗不曰封曰貢言之可聽而在戎之神氣日益不振識者恨不及起首事之人以誤國之罪罪之今應昌襲款虜故智徒欲以封

貢徼功還 朝受賞臣等恐無功之賞受之赧顏而誤國之罪抑將何以自解耶然臣等又有說焉 朝廷封拜必正名定分而後錫之典刑今日之于倭不識所封者何人將求倭王之遺裔而封之歟抑于關白而封之也關白者弑其主篡其國正所謂亂臣賊子天討之所必加者彼國之人未嘗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于威而未敢動耳我 中國之禮儀典章統禦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 天朝之名號非所以尊 中國而風外夷也臣以事係安危不容默默爲此披瀝上請伏乞 皇上深惟遠圖博采公論將許封一節從長計議俯從停寢仍 勅令朝鮮自爲固守我兵撤還境上

以俟進止其宋應昌等候還 朝之日另議功罪庶足杜邊患而服人心臣等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十月

南京陝西道御史蕭如松奏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趙耀塘報倭賊自四月十七日陸續起身盡過漢江倭將行長仍羈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兩日方纔放回倭倣妥平顧倭之罷兵也曾有乞貢之議與邊將來約一時臺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狀已經部覆奉有

明旨真與 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同符無容再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畧便宜行事或以許貢促其退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不以通貢爲請乎臣聞日本僻在海島兇狡異常先年假貢狂逞已有明

驗獨賴 廟謨宏遠嚴絕貢暴以貽天下之安今關白以  
亡命之徒萌啓疆之念吞併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  
中原者情形已畢露矣况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  
而在我亦未能制其死命乎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蹄  
之戰猶足相當乃一旦有乞貢罷兵之約豈真悔禍朝  
鮮而盡還其竊據之土乎人民乎亦豈真歸命 天朝  
而畏威慕義之恐後乎彼其統數十萬之衆越數千里  
之遠忽焉犯朝鮮則據玉京奔平壤八道盡受荼毒其  
來何無禁也忽焉過漢江則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以  
自衛其去何無梗也其乞貢訂約之言一則曰來遲卽  
便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關白提兵再至其言



何無忌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晏然已哉？彼情固將以朝鮮自我奪之，自我棄之，棄之可復奪也。任意而縱橫，乘機而竊發，若探囊而啓篋，無難也。其欲犯中國而阻於進攻之路，迫於芻餉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我師，而徐以肆其復逞之計乎？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察其狡而輕許之，非惟頒之約束，彼必不守定之期限。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爲名，而要厚賞，索厚幣，無以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狂逞爲快，而掠居民，擾傳舍，難以止其劫奪之謀，甚至來往中國，漫無禁忌，覘我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強弱，窺我糧餉之盈縮，誘奸豪，潛爲嚮導，內通邪黨，險僞

之徒他日必有蹈往轍而謀不軌者奈何移朝鮮之患  
爲東顧之憂樂款貢之名開疆場之業哉如其乘虛而  
復爲朝鮮之犯瘡痍困憊將無噍類則量畱兵將以固  
我藩籬者不可少也如乘不測而爲內地之犯乎登萊  
保薊關係匪輕則嚴加保障以固我畿輔者不可踈  
也抑或分兵揚帆四散而爲搶掠之計乎則浙直閩廣  
之間倭艦在在可通防守宜慎則戒玩寇以傲踈虞者  
不可緩也蓋自有倭報以來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  
皇上畱念增官選將餉益兵添所以戒嚴者罔不周悉  
試申飭之未有不爲朝廷效死者苟徒以倭之乞貢  
爲憑而不申嚴禦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獨不觀款虜之事乎我以厚利悅虜之心虜以和好怠我之志及虜渝盟卒致邊事大壞極敝不可收拾者則以徒恃貢而不脩武備之故也 二十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陳世恩奏倭奴之爲我 國家患非一日矣變詐叵測叛服靡常以故絕之弗許通焉誠慎之矣邇者思逞侵犯朝鮮聲言內犯我 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大臣經畧率師討之侍郎宋應昌受命而往正宜滅異類固藩籬以歸報 皇上可也夫何平壤初捷雖差強人意及碧蹄一戰遂至我兵大半損傷銳氣盡消拙計頓起一則曰議貢一則曰議封及廷議弗是也乃假愚倭之計以自解然求貢乞封之文絕音于倭奴而

盤踞搶榜之衆接跡于朝鮮是應昌以封貢愚倭者終則反以自愚今且以總督顧養謙往代矣但此一事也在經畧征旆已還凱歌無聞倘議處之不當何以服人心而勵其後在總督銳氣正盛軍令方新倘申飭之未嚴何以一衆志而作其始所以振前事之敝者在今日所以新後事之端者亦在今日是誠不可不亟議也夫自應昌出師之始以及今交代之日歷一載餘其時不爲不久矣調發軍士其戰不爲無兵矣轉輸多方未聞乏匱不爲無食矣初則罷一御史而不阻其往繼則聽其敗衄而不繩以法終則川兵殺傷數多不卽奏聞而不責其隱其任之者不爲不專矣顧在朝廷無中

制掣肘之慮在應昌有畏愞欺罔之辜在 朝廷真諤  
書盈篋而不問在應昌徒蔓言枝語以塞責是 皇上  
之任應昌者何其厚且深而應昌之自待者何其踈且  
淺也若不及時屏斥彼將計日還 朝偃然無忌以受  
賞矣况倭奴未滅終事難卜復姑息因循不亟處分抑  
何以爲任事不效者之戒哉誠宜勒令回籍仍將傷過  
兵馬數目行令各鎮查勘的實如倭患潰決有日仍行  
論罪則此經畧大臣當議處分者也至于總督顧養謙  
才望素著受代伊始以總督而兼經畧調兵轉餉其於  
勢爲甚便昔曾巡撫遼東蒞事頗久其于地利人情習  
之又爲甚熟懲債轍而易轍信可以肩茲鉅任矣第徇

封貢之故套者可以苟且塞責如不毅然奮發而復且承訛襲舛徒以支吾目前則其于自便之計得矣 國家之事其何賴焉臣願 皇上亟行勅諭當此春汛方伊之始力爲攻戰備禦之圖持安攘之正計斥封貢之邪說倭或來也務嚴拒于境上使一卒不入其內地卽或倭入也務盡殲于境內使一卒不返于本國此則總督大臣所當議申飭者也如其不然經畧曰封總督亦曰封經畧曰貢總督亦曰貢是經畧旣悞之于初總督將悞于再年復一年人復一人臣恐披堅執銳者皆朝廷之蒼赤豈容長困於海濱饋糧運餉者皆黔黎之膏脂豈容久洩于閭尾且封貢之說一倡將吏忽守禦

之防豪傑藜嚮用之志一旦決裂不可收拾貽害無窮  
誠難逆視天下事將誰任其責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正今日東事之謂也微臣一得之見如此 三月  
兵部尚書石星奏擬科臣王德完田大益臺臣黃紀賢  
許聞造等寺臣萬自約禮臣洪啓睿各疏總之爲封貢  
不可爲 國家計遠以忠于 陛下耳顧貢雖不許猶  
于封事未能釋然無疑卽剖臣心不能自白臣伏思之  
封虛號也許封虛事也勒之進退而後封則朝鮮因以  
保全七馬因以休息實利也諸臣豈固不欲成此以釋  
主憂哉本以事體重大加之傳說參差故有疑倭海  
外蓄叵測之情而釜山無必退之勢者有疑表文之真

僞難辨而使人之口吻難憑者有疑催促可異和情可  
駭而封後弛備之可慮者以此議論紛紛誠何足恠臣  
則以爲料敵宜審當機貴斷貢而嚴絕則窺竊無由禁  
約嚴明則勾引可杜在彼有不測之情在此無可乘之  
隙制人之術端不外此故令小西飛至京羈留詳審以  
待督撫奏報倭退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員前去勘實  
若倭盡退而一無所別求則用臣等封議斷然與之以  
示信不退而別有要求則用諸臣罷議斷然罷之以示  
威倘一面待封一面入犯卽斬小西飛之頭傳示以見  
必剿如是許之有據絕之有名標縱在我不爲所制而  
表文之真僞使人之口情卽此可斷亦何損于 天朝



之舉動哉若不決於倭之退與不退必欲與令拒絕以快時論而失事機非臣之所敢知也何也信倭太深固足以養寇而貽憂待倭太急尤足以速寇而致亂故臣以爲是舉也固朝鮮且夕存亡之秋亦我內地且夕安危之會諸臣不可不虛心而熟計之也至若催促表文二字臣見諸臣題叅亦頗懷疑及查經畧宋應昌原報到倭酋行長移書大畧表文直待沈惟敬入營而問其言取信而後遣出故應昌使惟敬入而促之督臣今報特不說其實耳其和親之說尤爲關係無則不過傳訛之誤有則豈曰辱國之誅先該經畧侍郎宋應昌密問小西飛云是和好親密之意臣亦未能坦然無疑

報有沈惟敬責問行長回答辯答之書其意與酋合而所以促表文之說亦具在其中臣之所據不過如此以臣之愚莫若并將劉綎兵撤回遼左一以復江上之備禦一以省朝鮮之騷擾諭令朝鮮恪遵勅旨于大丘處所列兵阨險待釜山倭退盡而據守亟圖自固其寬奠一帶改設副總兵一員增壯丁若干厚加月餉戶部辦給不得推諉專以彈壓搜剿無論倭之退與不退封之成與不成常川守禦仍行令山東浙江直隸閩廣等處沿海地方添設外有應加設備不拘水陸器具險隘等項上緊脩設訓練常如大敵在前倭奴入否不得視封事之成否爲緩急但有守備不設者請如法以後

仍責各巡按御史凡巡歷沿海地方綜核司道殿最將領悉以此爲要務無備則不時處備有備則年終奏報到科以憑查考此主兵也其薊保宣大山西等鎮俱各預備客兵三萬以備倉卒應援總之以封爲虛事以完目前以防爲實際以圖遠慮庶幾有備無患可保萬全臣星之所自誓擔當之死靡移者此耳語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惟 皇上斷在不疑臣必不敢誤國恭候命下遵照施行奉 旨國家大事言者自言斷者自斷要在從長計處原不相妨卿受朕委托但軍國重務旣實見得是一一主張 朕自當虛心聽從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難諉今後但有爭論奏疏宜兩存勿辯以

觀日後效驗何如不必一一題覆海防設備無論倭情  
順逆自宜着實脩舉還說與顧養謙撤兵大計斷之宜  
早仍令朝鮮急自脩備 朝廷之待屬國恩威止此從  
來未有自費兵餉而代外國戍守者本內請遣官查勘  
科道已有 旨了其餘備禦等項俱依擬行 五月福  
建巡按劉芳譽奏臣奉 命巡按福建遵限于萬曆二  
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入境受事至本年三月初三日據  
偵探倭情商人許豫回報一探得關白姓平名秀吉今  
稱大閤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秀吉平  
日奸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  
麗被 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及病回死者亦

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各處新造船千餘隻大者長九丈闊三丈中者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根大者八十根豫訪諸倭皆云候遊擊將軍和親不成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關東關名相板關西關名赤門關各稱有船數千隻限三月內駕至大溪點齊莫知向何處又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有奸巧機謀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番每年至長岐買賣禁鉛白絲扣綿紅木金玉等物進見關白透探大明虛實消息仍嚴帶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一關白奸奪

六十六州所奪之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侵高麗實置之于死地各國暫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元龍與豫對答語氣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豫于寫答之間亦微有回誘之機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擄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諳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恩籌策令其回歸等情到職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列闢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間與許豫同者不開亦一稱平秀吉始以敗魚醉卧樹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闢白城位出入畋獵遇吉冲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言善登高樹

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改名森吉于是助信長討奪二十餘州信長恐吉造反加獎田地鎮守文界有叅謀阿奇支得罪信長刺殺信長吉統兵乘勝捲殺叅謀占關白之位信長第三子御分見在吉部下一征高麗兵有三師名石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各州自備糧船乾米絡繹接應家家哀慮處處含冤一豐獲州酋首野何踏統兵在朝鮮聞大明助兵喪膽逃回吉探知剿殺一家立換總督一兵入朝鮮內浦港抽選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尚國有大船裝載倭三百近回者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船隻慣泊之地今從此發有往呂宋船回集交趾船三隻束

浦船一隻暹羅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與販出沒此爲  
咽喉也一器械不過礮硝烏銃爲害硃黃日本產出礮  
硝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乃大明所出有廣東香  
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其礮鎗弓箭  
腰刀烏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城池附在山城州蓋  
築四座名聚樂快淀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  
大石高聳三四重池河深闊二十餘丈內蓋大厦樓閣  
有九層高危瓦板黃金粧下隔睡房百餘間將民間美  
麗子女拘留淫戀又嘗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  
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即時殺戮壬辰年吉有一孩兒  
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癸巳十一月吉在名獲屋回聞



家中女婢通奸將男女四人生燒于大界野中究殺知情婢僕七十餘口凡盜竊不論賊私多寡登時殺之以是六州水陸平寧任其通行貿易一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 天政二十年改爲文祿元年自號爲大閼王將關白職位付與義男孫七郎七郎字元吉年幾三十知勇不聞一擄掠朝鮮人民多良家子弟風殄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二十餘人被掠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拜爲征 大明軍師謹等萬死不願等情據此會同福建巡撫許孚遠看得平秀吉此酋起于廝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

奸雄之智與兵朝鮮席卷數道非我 皇上赫焉震怒  
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于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  
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  
時之所未有日夜圖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  
使其遣酋率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客  
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  
吉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  
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代國構怨  
亦深如結薩摩州將辛侃逼令州官殺其弟又不得已  
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奉豐後之妻妾民間  
女子克塞卧内淫戀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父子兄

弟不能相見有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利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舉大衆之舉今則征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堪命日嗜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卧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計日而待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賊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崇奸怙亂乖紀滅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比倭答之孫那吉來投于吾吾執以爲質而彼卑詞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此之議通貢幣先帝有

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遇有可乘而  
然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興師聲言內犯陷吾屬  
國東征之師相持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暫退金山  
尚未離朝鮮境土而誤用細人之謀聽其講封講貢若  
曰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則進要也非耶近朝鮮國  
王李昫奏稱倭賊方于沿海金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糧  
置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吾州六萬餘人尚  
可謂退兵乞和耶伏乞 皇上大震 天威罷議封貢  
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犯 天誅必不可赦之罪  
兼勅文武將吏及 詔勅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  
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 朝廷不封兇逆之賊而封其

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好雄喪胆豪傑  
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籌以爲  
今日之計莫妙于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于征剿頃者  
倭酋倡亂惟平秀吉一人諸酋長皆面降而心異中間  
未必無可以義感者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兄弟  
股肱心膂之人倘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立談之頃神  
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已  
故曰莫妙于用間至于備禦之策頻年屢奉 明旨申  
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渡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  
疾趨設有踈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 宸極此不可

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合式增募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于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吾境或犄角相與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于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于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胆于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我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發內帑百萬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餘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搗倭國順命者宥逆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也故曰莫重于征剿或者謂其興師

遠涉爲費不貲當國計拙乏時竊計之山東浙直閩廣  
備兵餉歲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  
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倭所費不過一歲之  
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  
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  
矣臣又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于五龍  
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元世祖雖雄其實虜人  
不諳海上形便當平時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不識  
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真顛倒沉溺雖百萬何用今在  
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而往  
之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與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

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至于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夷  
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 勅兩廣總督軍門設法  
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人不論歲月  
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 詔命跟付差去使客船隻  
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四海人心咸爲一快  
六月十二日禮科右給事中張輔之奏今之憂西事  
者十九而憂倭患者十三憂東南之倭患者十九而憂  
東北之倭患者十三得無以賊虜難滅而倭夷易與耶  
又得無以東北近而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兇狡數倍賊  
虜揚帆大海瞬息萬里則東南固易達矣自遼陽以至  
天津濱海諸處一時戒嚴而倪尚忠尹秉衡且相繼移



鎮募兵矣亦庶幾有備無患矣唯是登萊二府與遼陽相望據報倭船四百號可計十萬隻其或朝鮮府庫之財物不足以飽其欲彼必不肯安心于扁舟海島之間而肆其毒非犯遼陽則登萊耳第遼陽頗稱有備而登萊瀕海瘠薄擄掠鮮獲其勢必風便直趨淮揚矣乃淮揚沿海一帶一則起自東南瞭角嘴抵姚家灣綿延四百餘里其中通州狼山楊樹港裡河鎮榆東榆西等場掘港新闢港劉沙庄金沙場等處皆爲有害原有額設官兵而其最要者有三一新塲爲其迫近揚州出入至易也一北海所從以通關港且其中多鹽艘聚泊未必無奸人隱伏爲賊鄉導也一廟灣其爲鎮巨而通大海

港口也若於此三處各設裨將一人守之而陸路更遣一將提兵往來策應則東可以控狼山海門西可以捍蔽揚州畱都重地不可安枕而卧乎夫淮揚之海防既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蘇松而常鎮次之今按蘇松沿海多港口若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河常熟之福山港口凡賊船可入者原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又賊所必經之處似宜特設參將以統水兵又於其中添設水兵把總二員專任仰箔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江洋而警報港口也至於松江則有海塘而無港口若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往賊可窟穴者原設陸兵把總以守之而金

山介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衝要業已設副總兵以統陸兵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住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金山而西援乍浦也水陸具舉內外互持蘇松無事而常鎮不可晏然耶夫蘇松四郡之海防旣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于浙矣浙之海防地方惟台溫寧紹四府其間如紹興之三江海門寧波之海外大英湖頭渡台州之青江海門楚門溫州之飛雲橫陽館皆寇所出入之門而沿海之衛所如昌國如觀海如松門鱗次碁列計其兵刃足以可支無庸添設蓋海邊之人勇敢樂戰固其性然目今三屯南兵多出四府而溫台爲尤多且省城羅木一營之兵無不

可以一當十緩急足恃第在各將領加意撫綏耳唯是舟山一帶寬腹饒衍當全浙之衝不崇朝直底定海迺倭所必經之地使其據之便可爲蘇松閩浙之巢穴備禦單弱何以應之大約連舊額三千足矣然後遣一叅將等官專屯于此以控陳錢馬蹟之險南以爲松門海門二衛之聲援而觀海昌國二衛又陳兵互爲犄角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處且日本國正與寧紹相對辭辭失志人咸歸心乘隋擊之不勝矣又安能舍此而爲閩廣之害也哉凡此數者皆東海兵防而募兵積餉尤爲喫緊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若備戰具則火箭以焚海舟輕車以阻衝突狼筈以禦長刀綿甲以當鳥銃事制由

防昔固有之者而皆爲已試之規法曰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此預道勝也否則嘉靖癸丑之禍可鑒矣  
十二月南京兵科署科事刑科給事徐桓奏太僕少  
卿張文熙以調四省兵往日本搗巢爲請臣見其策甚  
奇而難行不得不爲糾正臣讀籌海圖編云備倭之術  
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巨海  
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一作天卽昏黑舟遇沙灘率皆覆  
沒雖以元世祖之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字木兒  
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爲魚鱉史  
書生還者纔三人此其明鑑也卽我 成祖時已卯浙  
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

萬計夫大衢功近碭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其情歸  
且不可乘危倖功况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  
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  
東歸杜其內犯此正法所謂批亢擣虛固爲良策而其  
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爲四利臣則以爲五難兵曰搗  
巢蓋攻其所必救如孫臏直走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  
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  
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救也縱顧其巢穴何能牽  
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  
兵二萬則兵餉百萬矣今住平壤者各四十萬則其精  
銳尚多也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搏猛虎

爾縱能遠涉未必勝而况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直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因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虞乎此其難三頃以通州兵餉道竭人且嗷嗷生怨謫矣况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爲必死之役誰肯舍生以勇往者勢必驟動則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先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踰萬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者何資况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鴻之衆寡不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既冒海波之險

且未必獲利况風濤不測而欲冒險邀功不爲胡元乘  
師之績卽蹈大衢覆卒之轍矣文熙爲此奏其未深長  
思乎臣愚謂莫若先聲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  
以挫其鋒伏竒以躡其後何爲先聲今西賊殄滅 神  
武奮揚以捷宣布四夷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

諭倭將彼必警服求貢然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  
常期如期則可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  
威而脩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曾  
以大言起倭敬畏况假以 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  
之一策也何爲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募  
生員蔣州爲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



十六州本非心服而豐後占其妻卒西海山陽數國皆  
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州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搏之  
得一二謀畧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絕  
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擊臣知倭性最懼急  
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苦吾乘其敝而擊之則易爲  
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卽令奮擊金線島息倭患  
二百年今宜 勅經畧整頓舟師於鴨綠江以善瞭者  
望倭船未抵岸攻之或絕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  
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爲伏奇臣聞倭善用  
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  
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盡臣以前鋒迎敵

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卽有王江涇之捷今宜勅經畧相遼形勢於金復蓋義墩堡中有埋伏處伏竒佯誘之伏起來擊寇雖衆必亂勝之也必矣此出其不意之一策也如蒙勅下該部覆加查議要見搗巢五難是否難行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止可行者亟爲採用如此則妖氛日靖海波日澄蠢爾倭奴將草薶而禽獮之不難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此

二十八年薊遼總督邢玠奏經畧事竣恭進禦倭圖說敬塵睿覽以備緩急事倭寇朝鮮患在震隣驅之海外固自長策然內地根本所係海道轉輸防禦所關而朝鮮之地理與倭奴之情僞尤用兵者不可不知大兵在

外糧餉爲急然其餉或取于山東天津遼東在遼東  
隣近朝鮮陸路可通而山東天津則必由海洋之中非  
倚島傍岸則飄泊難收非迂迴旋遠則險阻莫達然又  
念此一海道也我可以去倭可以來知其去路則可以  
防其來路臨時水兵或迎擊或設伏或追逐或把守往  
來風濤識其險夷方可橫行海上雖則爲運實則爲防  
干係最重故另差官兵分投查勘按島計程中間或港  
口空濶可以泊船或水面平淺可以登岸或有暗石或  
有龍窩令其一畫圖貼說由是運人知避險就夷其路  
始定在天津則自大姑海口出洋轉而西南由山東海  
豐青萊以達登州自登以達旅順自旅順達朝鮮之義

州彌串等處交卸路與山同然而兵屯全慶兩道去此尚二千里則又聽之朝鮮轉運仍覓其海道自彌串抵廣梁自廣梁抵華江華在王京之西接漢江之派一入京之東南可達忠清慶尚彼特狡倭水陸並進以窺王京故凡糧餉之運路與倭奴之入路支流分派旁溪曲徑咸得無缺而防禦亦頗知肯綮矣至于倭奴與朝鮮接壤虎勢梟張吾欲據險而守出奇而勝則朝鮮之道里不可不知諸酋狡詐百出莫可端倪吾欲向隙以倒當機而應則日本之情偽不可不審故各附其圖與說庶一披覽之間已知彼戰守有據然倭奴非水兵不克而水兵非戰船莫施其功故大艦以備衝犁飛艇以

備遠哨大小兼用勢不可缺而此番東征悉取調于閩  
廣浙直然閩廣如福滄等船大而堅海洋觸之者碎中  
國長技也然遠不可來惟浙直稍近故應調者惟有沙  
船唬船茶船四刻二刻等船且臣初征調時曾令都司  
季金統茶船二十隻由淮揚海口出洋不二十日直達  
旅順故臣題令水兵悉由外洋計兩月之間可抵戰所  
或可收功旦夕乃將領憚于風濤之險曲稟其所司必  
欲由內河一由內河則鐵頭大船率阻于閩內而又另  
覓商船以來蕪之帶運糧餉所至遷延遲至年餘不到  
臨時與戰者不足萬眾其餘徒有虛名無裨實用臣至  
今有餘恨也而今亦不必言姑存船式并述道路遠近

遲速之由以爲後日禦倭者考驗鑒戒耳夫海防備則根本無虞海運通則軍興有賴察朝鮮之險夷審倭奴之情形然後水陸夾攻以圖進取幸仗天威震疊將士用命始收完局今海不揚波者已三年防與運似不必言矣但臣私憂過計切謂中國防九邊之夷如日本久稱强悍乃與積弱不振之朝鮮爲隣且蓄忿含怨能保始終之不逞萬一稍有舉動則若海防若海運若地里若倭情皆兵家所不可廢故查歷年故牒取舊日之已行已試者按集成帙分爲門類恭進聖覽并付之梓人以俟後日籌海者考焉然臣又有說焉山東天津尚有畱防之兵以備不測至若遼左之鎮江城爲華

夷分界旅順口爲津登咽喉倭不犯則已犯則首先被  
兵況全遼處處皆虜無山川之阻隔無墻垣之障蔽城  
堡空虛士馬凋疲殘虜之入已不能支又安能再分力  
以禦倭乎故先年各道雖摘派防虜之兵以防倭幸倭  
未及耳及則顧此失彼必無幸矣故臣謂仍宜于鎮  
城將見在遊擊一員添其兵足二千之數爲陸營再  
水兵遊擊一員旅順口有山東設防水兵遊擊一員仍  
應再設陸兵遊擊一員兵各以二千爲率其船隻則有  
水兵之遺與糧運之舊以此中木料頗便一脩改之亦  
可足用其器械則遼陽貯有東師之留者一增置之亦  
不多費聽遼東撫鎮與東協節制又寬莫願爲東路協

守所當明白申其職掌而責成之仍於薊遼選補知倭  
知虜人歷邊方老成之將在此而標下當量添水兵一  
千步兵一千有倣聽統領應援而寬奠加一守備專責  
戍守其旅順水兵南與登萊往來會哨北與鎮江相援  
而陸兵則彼此犄角相爲聲勢倭來則專力以禦不來  
則貼兵以防虜朝鮮有急此兵即可護我外藩卽今子  
亦疲于兵革未必卽來而遼左空虛每議募兵設防訓  
又以防虜是一舉兩得臣善後疏中亦屢言內備之當  
議祇恐財力不給付之無可奈何也然防患貴未然有  
備斯無患似無可惜小忘大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  
酌量爲添設仍通行薊遼天津山東各撫臣逐一查議



設備至于腹裏官兵久不習戰談及于倭猶如說夢若  
驟一見敵未有不驚且走者故腹裏雖設兵丁似不可  
不撥羅營中分別委任使之講練前驅庶 神京門戶  
堂奧無海寇之虞矣